

我們的日子

阿嬤第一次走失的那天，艷陽高照，和前幾日的天氣都一樣。

門鈴聲在屋裡迴盪，我揉著雙眼，拖著還沒穿好的拖鞋前去開門，門外站著一位年輕的警察，警察身邊站著臉色不太好看的阿嬤。

警察戴著黑框眼鏡下的雙眼似乎沒什麼精神，誰會想在這大熱天下工作呢？當然是窩在有冷氣的辦公室才舒服。警察率先開口詢問道：「請問是陳美鳳小姐的家屬嗎？」我點點頭，警察接著說：「你媽媽或是阿嬤...」

「阿嬤。」我打斷警察的話語，警察那雙隔著黑框眼鏡的雙眼從手上的板夾移向我，我回望著他，無法解讀他眼底的情緒。停頓幾秒後，警察繼續說道：「你的阿嬤剛才走失了，她自己來警察局尋求協助的。現在外面正熱，記得給阿嬤多補充點水分，以免中暑，之後記得帶她去看醫生。我先回去了。」我向警察道謝，他揮了揮手便走了。

我望著他的背影從巷口消失後，轉頭面向阿嬤說：「進去吧！」我扶著阿嬤走上樓梯，到客廳的籐椅坐下並倒了杯水給她，剛才一直沉默的阿嬤這時才開口，她拿著馬克杯說：「現在的警察齁，沒禮貌！說我失智要去看醫生，我只是一時緊張迷路而已！」我坐在一旁的板凳，聽著阿嬤開始滔滔不絕的說起以前的故事。那些好幾十年前的故事，我不曉得聽過幾遍了，由我來說也能把故事說得有聲有色，所以我只是撐著頭，漫不經心的滑著手機，我先用 Line 傳個訊息向母親報備阿嬤剛才走失之後，便打開 Instagram 滑起朋友們暑假出遊的限動。日本、韓國、小琉球、某家新開的文青小店、在咖啡廳準備學期補考、買到限量款球鞋、和朋友出門拍拍貼機...，大家的暑假充斥著各種色彩，不像我，每一天都長一樣，不過我也不想改變什麼，因為我自己似乎也甘願過這樣的日子。

我關上手機，從板凳上站起，伸了個懶腰，邊打著呵欠邊和仍在回憶過往的阿嬤說：「我先回房間了。」

「蛤？」阿嬤停下說到一半的故事，左耳側向我，大聲地詢問。

我放慢說話的速度，咬字清楚的回覆：「我說，我先回房間了，我去做學習歷程。」

阿嬤皺起眉頭，頭更傾向我：「回房間做什麼？聽不到。」

我想了想，回覆道：「寫作業。」

「快去。」阿嬤揮了揮手，我把板凳拉回牆角，從桌子底下找出剛才被我踢掉的拖鞋並穿上，準備走回房間。突然一首閩語民歌從身後傳來，我回頭看了看，看見阿嬤正盯著電視上不曉得哪一個年代的歌仔戲看得出神，我轉回頭，再度打了個呵欠，拖著腳步走回房間。不曉得什麼原因，我最近總夢見父親，我那早已離開這個家的父親。我也因此老是想流連於夢鄉中，不想，也不願睜開眼，讓光線落入黑暗中。我踢掉拖鞋，躺上床，望著天花板發呆，睏意漸漸來襲，我在一團團如棉花般的雜亂思緒中入眠。

睡得正熟，頭頂上的電燈忽然亮起，接著是我再熟悉不過的碎念：「晨心，都快十二點了你怎麼還在睡？快起床。」

是剛從超市回來的母親。

我應了聲喔，用被子蓋住眼睛，翻了個身後又靜止不動。

幾秒後母親聲音又再度響起，聲音平靜得不像正在叫女兒起床的母親。

「快起床。房間等等整理一下，不要的考卷課本整理好後就拿去回收。」

我打了個呵欠，緩緩撐起身子，揉了揉睡眠惺忪的雙眼，突然想到什麼似的趕緊叫住即將轉身離開的母親。

「媽！」

母親轉過頭，問道：「什麼事？」

我回覆：「你有看到我傳的訊息嗎？阿嬤剛剛走失了，是警察帶她回來的。」

母親先是愣住幾秒，隨後她以細細的聲音問道：「阿嬤回來了沒？」

我點點頭，向母親說：「大約十一點的時候一個警察帶她回來的。」

母親沒說什麼，只是提起暫放在地上的購物袋，轉身離開。

我從床上爬起，穿上拖鞋，走到廚房想替自己倒杯牛奶，我走近冰箱，母親正好在將方才從超市買回來的食物放入冰箱。隔著打開著的冰箱門，一股冷氣飄向我裸露

在外的腳趾，攀上我還未甦醒的腳踝。真舒服，我心想，這間屋子半台冷氣都沒有，冰箱大概是全屋子裡最涼快的東西。

母親正好要關上冰箱，我趕緊伸手抓住冰箱門，詢問道：「還有牛奶嗎？」母親回答：「沒了，你去購物袋裡面拿，我剛剛有買一瓶。」我走向杯架，拿起一個杯子，替自己倒了杯牛奶，一邊小口喝著牛奶的同時，我一邊望著窗子發呆。像這樣斑駁的舊木窗，還能在幾戶人家見到？我從半開的窗子望向外頭，隔著綠紗窗的天空被一塊一塊的切割，密密麻麻的將整片藍硬生生切成碎塊，幾處紗窗脫線的地方還暫時保有天空的藍，其餘早已被割染成藍綠。

突然一陣說話聲打斷我的思緒，那聲音尖銳似能劃破這無趣的早晨，刺耳中還帶著些怒氣，一頭猛獸似地隔著老舊泛黃的牆用力衝撞。我放下手中的杯子，察覺到那怒火來自母親的房間，於是我墊起腳尖走向母親的房間，悄悄的把身子貼在牆壁，側耳細聽從半掩著的門內傳出的話語聲，母親的聲音越來越高昂，清楚地直入我的耳朵。

「什麼叫沒辦法？當初媽把房子給你就是因為你說之後會搬過來照顧她的啊！」

「我都不在乎那女人住進來了，你還在在乎什麼？」

「現在遇到問題又要把責任推給我？」

「我是她的家人沒錯，但別忘了，你也是！」

而後是一陣安靜，但我仍能時不時聽見母親沉重的嘆息聲，我想我大概知道電話的另一頭是誰，應該是父親，他和母親離婚後離開了阿嬤家，跟一位阿姨再婚，現在住在台北。父親在我的印象裡有張和藹的笑臉，我發現父親每月一次回來阿嬤家時總是能讓阿嬤減少看歌仔戲的時間。我想我和阿嬤一樣特別喜歡父親吧！因為他每次回來阿嬤家時，總會送我們他旅行時帶回的紀念品。

很難想像平常相處融洽的母親和父親兩人會在電話的兩頭吵起來，不過也說不上是相處融洽，母親在父親面前總是特別安靜，或許是因為父親再娶的阿姨每次都會跟著父親一起回來阿嬤家。

母親最後重重地將電話掛斷，在夏日悶濕的空氣中怒吼一聲，使我不禁嚇了一跳，我趕緊墊起腳尖小心地走回房間，坐在書桌前，我面前攤著一本厚厚的單字書，可卻半個字也讀不下，腦裡反覆回想著方才偷聽見的通話內容，悶熱的暑氣沿著脖子蒸騰向腦袋，身後的電風扇嘎嘎嘎地搖著頭，吹送出來的風並沒有消滅我身上的熱氣，反而使我莫名更加心煩。

我拿起剛削尖的鉛筆，在左手掌心還未淡去的疤痕上畫著，一開始力道輕如羽毛拂過，而後一遍遍加重力道，肌膚上開始出現一道道像鐵絲線折斷的那端在紙上割出的深刻痕跡，我的雙眼逐漸迷濛，一道虹在我掌心漸漸浮現。人們都說彩虹是在雨過後現身，我手上的那道似乎也依循了這個法則。

我的思緒被一陣敲門聲打斷，我趕緊將左手握拳藏至書桌下，我拉開嗓子問道：「什麼事？」母親開門探頭進來，對我說了句：「晨心，你爸爸明天要回來。」我應了聲喔，母親便關上房門離開。

我看著關上的房門，想起母親剛才那張平靜似無波瀾的臉，還有多少我不曉得的碎石藏在那雙眼尾褶皺的眼裡？我長嘆一口氣，把左手攤開放在台燈下，看著那道只有一個顏色的虹在燈光下閃爍，我將頭向後仰，閉上眼，在不怎麼安穩的呼吸同時，悶熱的暑氣就這樣一推一推地逐漸佔據我的胸膛。

隔天下午，我短暫逃離現實的午休被遠遠的爭執聲打斷，我瞄了眼床頭的鬧鐘，下午四點。我揉著眼循著爭執聲走向客廳，從走廊看見客廳裡阿嬤正坐在藤椅上與站著的母親爭執，我皺了皺眉頭，一邊小聲地抱怨著這場擾人眠夢的爭吵，一邊朝著客廳走去。

只見阿嬤瞪大著雙眼，手指緊抓著藤椅的扶手，似隨時能將扶手折斷。

「我說過，我只是不小心忘記路而已，我並沒有失智！」

「你也知道那些醫生在想什麼，老是動不動就要我們老人家住院！」

母親緊皺著眉，抵了抵唇，一字一句放慢說道：「你之前就已經有失智的徵兆了，我之前就有察覺到。而且只是去看醫生，不用住院。」

阿嬤左手用力拍桌，打斷母親的話語：「我不去看醫生！你一定是在騙我！你就是咬定醫生一說要住院後，我就沒辦法拒絕，才騙我說只是去看醫生！」

母親似乎是已忍無可忍了，大聲地回道：「就說了不用住院！」

阿嬤忽然轉向我的方向。

「晨心，你當時也在場，你跟你媽媽說阿嬤沒有生病！」

我心裡其實早有答案。母親說得沒錯，阿嬤早有失智的前兆，不過我們不曉得因為什麼，總是假裝沒注意到，好似不說破，就能永遠讓一切都不發生。我輕咬了咬舌尖，謹慎斟酌著字句，小心翼翼地說道：「媽媽只是想帶你去檢查而已，去看醫生不代表有生病，也不代表要住院。」

阿嬤怒喝一聲：「你們母女就一個樣！都覺得我生病！」我來不及辯駁，阿嬤已猛地從藤椅上站起，母親急忙伸手要去攙扶她，卻被阿嬤一手揮開，阿嬤蹬著腳步擠過我，朝著走廊離去。電視上仍播著歌仔戲，一轉一轉的聲調在這異常寧靜的時刻顯得格格不入，母親拿起遙控器，關上電視螢幕，客廳瞬間完全安靜下來，同時，阿嬤的聲音遠遠地傳來。

「就我兒子對我最好！」

碰！一個聲響打碎寧靜的假象。母親狠狠甩下遙控器，胸口大力的起伏著，好似想將周遭的空氣全部吸入，可母親卻在幾秒過後，用出奇平靜的口氣對我說：「晨心，等一下他們來的時候你去開門。」

我點了點頭，我知道他們是誰，是父親和阿姨。

沒幾會，門鈴聲叮叮叮地響起，我飛快地奔下樓，前去開門。門外站著提著行李的父親和阿姨，父親依舊是那張笑盈盈的和藹面容，看到他時，某一刻我不禁疑惑昨日在母親電話另一頭的人，是否真的是他？父親拿給我一個袋子，笑著說：「晨心又變漂亮了呢！來，這是我去日本帶回來給你的禮物，是我親自挑的喔！」我接過袋子，好奇地從袋子撈出禮物，那是隻毛茸茸的狐狸玩偶，脖子上綁著一條領巾，我抬頭望向父親，父親臉上依然掛著那張熟悉的笑臉，不曉得什麼原因，我的身子竟微微地顫了一下。

我道了聲謝謝，便請他們兩人進門，望著父親和阿姨兩人走上樓梯的背影，我暗自祈禱樓上那兩個剛爭吵結束的人不要鬧出什麼亂子，當這個念頭閃過我的腦海時，我忽然不敢上樓，像是預測到會有什麼災難來臨似的，於是就獨自一人在陽光微微灑落的窗子旁來回踱步。

突然一陣怒吼從樓上傳來，又是一片爭吵，我方才的直覺似乎特別敏銳。而後匡噹一聲，天花板傳來玻璃破碎的聲響，接連著的破碎聲隔著天花板傳來，像淒厲的哀嚎刺入我的神經，特別的尖銳。破碎聲刮過我的耳膜，使我的頭開始犯疼。我用雙手緊抱著頭，縮著身子蹲在地上，我緊緊閉著雙眼，想將自己縮小，再縮小，消失成為一粒塵埃也好，只要我不聽見那些銳利的聲音，成為什麼都好。

等我將手移離耳畔時，摔東西的聲響早已結束，牆上時鐘滴答滴答地轉，我卻無法看清現在是幾時幾刻，一滴淚水滑過我乾燥的肌膚，在頰上留下一彎孤獨的曲線。我直起身子，忽然感到一陣暈眩，有那麼一瞬間，我真的以為時間將從此以另一種形

式流轉，而我會成為一台腳踏車，一台佈滿青苔的腳踏車，斜靠在爬滿藤蔓的紅磚牆旁，在沒有人注意到的日子裡，漸漸腐鏽。

待我視線慢慢清楚後，我仍然站在那個陽光些微灑落的窗子旁。

我將緊貼在頰上的髮絲撥開，緩慢走向樓梯，一步步向上爬，卻發現爬樓梯不知道從何時開始已成為艱鉅的難題，我的左手掌心不小心刮過樓梯扶手上的突起物，我發出嘶的一聲，皺了皺眉，繼續向上走。

逐漸映入我眼簾的是一片一片反射著光的碎玻璃，我沿著碎玻璃的方向走去廚房，地上的玻璃越來越大塊，能依稀看出是碗和盤子的形狀，而後一雙流著細細的血的腿出現在我的視線中，我抬眸，望見母親憔悴的臉龐掛著淚痕，她何時變得如此蒼白脆弱？一向面容平靜的母親此時虛弱的彷彿輕輕一推便能將她擊垮。我側頭看向阿嬤，她的頰上也佈著淚痕，蒼老的下眼瞼上積著還未乾的淚，她的手顫抖著，指頭上的血已乾，我看著她垂下的雙肩，阿嬤平日的頑強去哪了？

我再轉頭，看見了父親，他身後站著阿姨，阿姨面色焦愁，而父親只是緊皺著眉不說話，我無法從他眼底辨識出情緒。

父親率先打破沉默，他的語氣是我從未聽過的沉重，他說：「我不會搬過來住的。」

我看向阿嬤，以為她會出聲說話，可她這次卻緊閉著雙唇，我從她眼底捕捉到一片灰燼，就那樣飄過，轉瞬間又消失。

父親從口袋中翻找出皮夾，拿出一疊鈔票放在桌上，他瞥了我一眼後看向我身後的母親說道：「錢給你們，你們自己拿著用，不夠再跟我拿。」

「走了，我要回去。」父親拉起阿姨的手，提起行李，頭也不回的走下樓。

只剩下我們三個站在廚房，我們誰也都沒開口。母親拿來一個塑膠袋，我們三個就蹲在地上默默的撿碎玻璃，空氣中只有玻璃撞擊和塑膠袋摩擦的聲音。

我伸出手準備撿起剩下的幾塊碎片，母親突然伸手抓住我的左手腕，在我還來不及反應的時候，把我的手心向上翻，一片鮮紅就這樣攤在我們三人的目光下。

幾秒沉默後，阿嬤開口，聲音柔軟許多，不再和從前一樣剛強。

「我們是該去看醫生了，晨心，你跟我，我們都該去看醫生了。」

那幾個大家不願戳破的泡泡，在方才碗盤破碎的同時，也跟著逐一破碎了。幾滴水從已看不見形體的泡泡中滴落，落在我們三人的心湖上，泛起許久不見的陣陣漣漪。

「我...陪你們去。」母親撐著膝蓋站起來，臉色已平復許多。

阿嬤點點頭，拿起我們三人掛在椅背上的外套，分別遞給我們。我穿上外套，把身體緊緊裹住，似乎有一點一點的，磨去稜角的琉璃正慢慢匯集在胸口。

我們三人接續著走下樓梯，走出大門，在黃昏的橘光中，並著肩緩慢地朝醫院的方向走去。

我想，我們三人往後的日子，會有些許不同吧！